

重阳忆母

□海霞文摄

又到重阳了。公园里的桂花已进入尾花期。早上我去花店，买了把黄菊，回来插在瓶子里，放在妈的照片前头。往年这时候，我早就打电话回去了，问妈重阳节想吃什么，要不要接你去外面走走。今年这电话，打不通了。

3年前的重阳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是个大晴天。

那年国庆放假，我跟我老婆商量，带爸妈去杭州走走。她是真迷越剧，《白蛇传》百看不厌，有些唱腔还能学唱几段。70多岁的人了，一听要去，高兴得跟小孩子似的，头天晚上就把要穿的衣服翻出来，一件件试。

那天我们4个人，我开车，老婆坐副驾，爸妈坐后面。开了两个小时，妈一路上嘴就没停，一会儿问断桥在哪儿，一会儿说雷峰塔底下压着白娘子，念叨了一路。

断桥那天的太阳真好，晒得身上暖烘烘的。桥上人特别多，挤挤挨挨，走都走不快。妈站在桥当中，东张西望，忽然指着桥面问我：“白娘子就是在这儿碰见许仙的吧？”

我说是啊，下雨天，她借了他一把伞。

妈想了想，笑了：“今天是个大晴天。要是下雨，还请白娘子来借伞呢。”

我爸在旁边“噗”地笑出声。我老婆也笑，笑得直拍我胳膊。我跟着笑。妈自己笑得最厉害，笑得弯了腰，一边笑一边说：“你们笑什么笑！我说得不对吗？”

对，太对了。

老婆掏出手机，给妈拍了张照。妈站在桥上，背后是西湖，笑得眼睛都眯起来。这张照片我存到现在，手机里专门有个相册放着。

接着去雷峰塔。新修的塔，有电梯。妈说什么也不肯坐，说坐电梯上去像什么样。自己爬，爬到第三层就不行了，扶着墙直喘气。我要搀她，她把手一甩：“我自己能走。”

到了塔上观景台，整个西湖都在脚底下。妈趴在栏杆看，看了老半天，问我：“你说，白娘子真压在这塔底下过？”

我说那是传说。她挺认真地说：“传说也是真的。要不好几十年，我怎么记得住。”我没接话。她拍拍栏杆，又说：“许仙这男人也是没用，自己老婆都护不住。”

我笑，我爸也在旁边笑。

那天中午在楼外楼吃饭，妈高兴，喝了一小杯黄酒，脸都红了。

第二天先去灵隐寺，烧香拜佛。后去了六和塔。

六和塔比雷峰塔难爬，台阶又高又陡。我爸腿脚好，爬得快，爬到一半回头喊：“你们娘俩快点，磨磨蹭蹭的。”

妈在后面喘：“你个死老头子，就不能等等我们。”

我扶着她，一步一挪。到了第五层，钱塘江的风“呼”地灌进来，冷飕飕的，妈下意识抓住我胳膊。

江面很宽，有船慢慢开过去。我爸指着一座桥说：“那是钱塘江大桥，茅以升修的。”

妈眯着眼看了看，嗯了一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轻轻说了句：“人这一辈子，就跟爬塔似的，一层层上去，到了顶，总归要下来的。”

我那时候只当她是随口说说，还笑着接：“那你慢慢爬，别急着下来。”

她也笑，没再说什么。

从杭州回来，妈高兴了好些天，逢人就讲断桥、三潭印月、灵隐寺、雷峰塔、六和塔等。可高兴没多久，她就开始喊肚子疼。

她胆囊结石，查出好几年了。医生一直说要做手术，她死活不肯。她说又不疼，开那个刀干嘛；说怕开刀，说年纪大了经不起。我们几个磨破了嘴皮，她翻脸：“我自己的身体，我自己知道。”

现在疼得实在扛不住，去医院一查——胆囊癌，已经是晚期了。从被查出来到人走，两年零两个月。

这两年多，我看着妈从能爬六和塔的人，变成躺在床上翻个身都要人帮忙的人。她吐，她喊疼，整个人瘦成一把骨头。最后那几天，人已经不大认得了，嘴里还含含糊糊地似乎在哼戏。

我坐在她床边，攥着她的手，脑子里就一个念头：当年要是硬把她按到手术台上，是不是就不是这样了？

可是世上哪有“要是”。

今天是重阳。我又看了那张断桥上的照片，妈笑得眼睛都眯起来，背后是西湖。

妈，你要是早知道有今天，那天在断桥上，你还会不会跟我们开那个借伞的玩笑？断桥，三潭印月，灵隐寺，雷峰塔，六和塔都在。

就是没人再陪我去看它们了。



古人笔下的重阳

□刘浩军

《易经》中，将“九”定为阳数，农历九月九日，两九相重，故称“重阳”，又叫“重九”。此时秋意渐浓，天高云淡，菊花次第绽放，河蟹肥美，正是登高、赏菊、饮酒，遥念远方亲人的时节。这本是由数字定名的节令，经古人落笔吟咏，生出无尽意趣。

登高，是一项古老的仪式。古人登山，并非只为翻越山岭，而是希望离苍天更近。立于高处，他们聆听天地气息，极目远眺，将心底的期许托付南飞的鸿雁。

南朝诗人谢灵运脚踩木屐，徜徉于会稽山水间。他把登高化作一桩风雅之事，特意创制谢公屐：上山拆去前齿，下山卸掉后齿。木屐踏过落叶铺就的山径，咯咯作响。登上石门山，放眼远望，写下“昏旦变气候，山水含清晖。清晖能娱人，游子憺忘归。”在纷乱的时代，登高不只是奔赴山水，更是精神上的突围。暂且抛开尘世烦扰，与自然相伴。

到了唐代，登高的意境更为丰富，既有盛世豪情，亦有边塞苍凉。“九日天气清，登高无秋云。造化辟川岳，了然楚汉分。”李白重阳登高，秋空明净无云。他伫立山巅，仿佛站在天地脉络之上，看岁月自脚下缓缓流淌。此刻个人的得失悲欢都变得渺小，唯有山川与美酒长久相伴。

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”出自杜甫《登高》。无边林木，落叶飘零；长江奔涌，滚滚不息。诗人漂泊万里，在萧瑟秋光里客居他乡，晚年一身病痛，独自登上高台。历尽艰难苦恨，双鬓早已霜白；穷困潦倒之际，又因病停杯，满腹悲愁无从排遣。

古人认为菊花凌霜而开，品性坚贞，重阳饮菊花酒，便可沾染菊之风骨。

东晋诗人陶渊明东篱采菊，视菊花为知己。“秋菊有佳色，裛露掇其英。泛此忘忧物，远我遗世情。”秋菊盛放，色泽鲜妍，采摘

带露的菊瓣，浸于酒中，这份忘忧之物，更深化了他远离尘俗的心境。这杯菊酒里，藏着远离官场的抉择，也饱含眷恋田园的深情。

宋代词人李清照重阳独酌，滋味全然不同。“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销金兽。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厨，半夜凉初透。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”她杯中的菊酒，盛满对爱人的思念。菊花恰似她自身，清丽孤高，又带着憔悴。愁绪随酒入肠，化作绵绵相思。

重阳亦是怀人的节日。“九”谐音“久”，古人便在这一天，把绵长思念寄向远方。

唐代诗人王维客居长安求取功名。重阳之日，见旁人兄弟结伴登高、插戴茱萸，自己却孤身在外，心中酸楚，写下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彼时他尚年少，尚不能尽识人间行路的万般滋味，只是纯粹地想家。遥想兄弟们登高之时，会不会发觉少了自己。这份少年乡愁，清淡却真切。

重阳，是浸在诗酒里的节日。从魏晋、唐宋，直至元明清，无数文人在重阳提笔赋诗。

唐代白居易在《重阳席上赋白菊》写道：“满园花菊郁金黄，中有孤丛色似霜。”他写菊花，实则写自身。世事纷扰，世人各有取舍，而他如这秋菊，历经风霜，守住一身孤洁。满园黄花入眼，他独独留意那一丛独自盛放的白菊。

重阳的诗作，还有一份难得的坦然。杜牧写道：“尘世难逢开口笑，菊花须插满头归。但将酩酊酬佳节，不用登临恨落晖。”他不惧岁月流逝，索性一醉酬佳节，满头菊华直面落日。这般豁达，让重阳不只是怀人寄思，更是对生命的致敬。

桂花簌簌飘落，香气漫溢开来。品读古人重阳诗作，仿佛先贤并未远去，就在字里行间，身着长袍，头戴葛巾，手持酒盏，含笑相望。



3年前的重阳节，作者夫妻与父母在西湖边合影。